



双面杀手

身着古代艺妓服饰的女尸
梦魇与现实徘徊的教授
美丽的面庞和邪恶的微笑

许伟才 著

I247.5/1756

2008



双面杀手

许伟才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面杀手/许伟才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8. 6

ISBN 978-7-5057-1884-5

I. 双... II. 许...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62911号

书名 双面杀手

著者 许伟才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才智印刷厂

规格 710×1020毫米 16开

16.75印张 170千字

版次 2008年6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1884-5

定价 25.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楔子

女人做梦也没有想过，有一天她会这样面对死亡。

——我会死的，会被人杀死的。就是现在，或许是几分钟以后，或许是几小时以后，但我肯定活不过今晚。刚才看到的圆月，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月亮了。

这个念头如此肯定，使得她身体不停地哆嗦起来。

但任凭她怎样剧烈地哆嗦，甚至换成挣脱的动作，都无法使身体离开这张高级沐浴床。

几个小时以前，女人还曾经在这张床上精心地沐浴身体，那舒服的感觉此刻仍然停留在大脑里。但是现在，这张床却变成了一个狰狞的恶魔，将她的身体牢牢束缚着。

女人的双手和双脚被套在沐浴床相应位置的卡环里，动弹不得。而从小腹到大腿，又有三条专用皮带将她的身体紧紧地束缚住。

她无助地瞪大眼睛，张开嘴嘶喊着，身体不住地扭动挣扎。

声音很大，但她觉得声音被四周的墙壁挡了回来，好像每喊一声，束缚身体的皮带都更紧一分。

渐渐地她不敢喊了，所有的恐惧都汇聚在了肘弯处。

在她的肘弯处，在她充盈的血管显露的地方，被刀片划了一道深深的口子。血管里的血液正从血管的破口处汨汨地涌出！

每喊一声，她都觉得血液流出的速度更快了。

那不是鲜红的血，而是有些暗红的血，像是积蓄了很久的能量，从她的体内涌出，顺着她的肘弯“滴答”地流淌到地上。

她没有体察到肘弯处刀口的疼痛，相反是有些灼热的感觉，而那些血液，却似乎是冰凉的，在流淌的时候，还能带来丝丝凉爽，但当血液滴落到地上的一刻，却又似乎焕发出了热量，冒着热气落在地上。

一片寂静，只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声和血液的滴答声。

而她的意识也在随着血液的流淌而慢慢远离大脑。

她感觉身体在变冷。

不是，是心脏在变冷。

它似乎射出的血液越来越少了。

不对，血液流淌到地上的速度越来越快了。

那地上的血是自己的吗？

女人觉得自己似乎侧过了脸，去看地面。

地面上是一大滩血，表面似乎凝结了，像是深红色的沥青。

不，没有凝结。

血落下去的时候，还在沥青中央激起一点波动。

血的颜色好像淡了，慢慢地洇开。

没有，是地上的血流到眼睛里，使得视线模糊了。

它好像不流动了。

是的，它确实不流了，它冻住了，从血管流出的一刹那直到滴落到地上，它成了一条冰冻的长线。

女人努力睁大眼睛想看得清楚些，可眼皮却越来越沉。

她闭上眼睛，却觉得周身麻痒，气力和感觉仿佛都在慢慢地跟着受冻，似乎手也在跟着寒战。

她勉强睁开眼睛，却恐惧地发现，在她的视野之内，整个房间在转动。接着，身体也倒过来了，继而又正过来了。门也似乎被打开了，竟然是被人从里面打开的，可人却是从外面进来的。

进来的人的脚步声是那么古怪。

滴答——滴答——像是流血的声音。

进来的是人吗？

是的。

因为很快就有一张男人的脸出现在女人的视野里。那人很熟悉，她刚刚还见过。

那男人在笑，不是他的嘴在笑，而是他额头上的皱纹在笑，而且那么古怪，像是冷笑，又像是充满了痛苦和无奈，甚至在他的眼中还有恐怖的神情。

——他的笑怎么会让我疼痛，每笑一下，我的胸口就会疼一下？女人抬起头，顺着疼痛的感觉看下去。

她哆嗦起来。

她看到自己乳房的肉正被掀开着！肉是红颜色的，却没有太多的血流出来。刀在切割着，她听得见身体发出撕裂的声音。不对，那不是切割身体的声音，那粗糙的声响像是在锯一根木头。

是的，那块木头被锯断了，她看见那块木头连着她的乳房被掀到了一旁。她忽然觉得整个胸腔好似爆裂开的气球。

“把它拽出来！”声音很遥远，又似乎很近。

那男人的嘴唇翕动着，可女人却觉得那个声音并不是从这张嘴里发出的。

但她的注意力无法集中在这上面了，她紧紧地盯着一双手，血红的手，

在她的胸腔里掏着。

一阵憋闷，还有剧烈的疼痛，整个前胸被什么东西压榨着，却又滋生出撕裂般的痛楚。

接着，她看见了一个深红色的怪物在她面前跳动，一张一翕的。像是在吐着血，又像是在吸着血。

那怪物没有脚，被一双颤抖的手捧着，冲她咧嘴笑。

她没有见过这个怪物，从来没有。她只知道这个怪物现在让她喘不过气来，让她一阵阵地疼痛，让她的身体剧烈地抽搐。

突然，有水珠滴落在她的脸上，然后她看见了男人眼中的泪水。

女人听到那个怪物也在哭声中惨叫了一下，仿佛从她的嘴里发出的声响一样，紧跟着她看到一股红色的液体在面前喷了出来，像是冲刷着视线里的一切。就连自己的大脑仿佛也都被冲刷了一遍，而且冲刷得一干二净。

她立刻就不痛了，似乎在最后还对着那个怪物笑了一下，因为她突然间觉得那个怪物很熟悉。

好像她自己的心脏。

“你们可以走了。”

这是在仅有的那一丝意识消失之前，女人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她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却知道这不是对她说的。

因为她清楚，自己已经死了，是走不了的。

“把衣服脱了吧！”男人瞥了一眼车后排座位上的女人，命令道。

苏月低着头微微地“嗯”了一声，虽然她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但在车

里，在男人面前脱衣服，还是让她觉得羞愧难当，觉得血液似乎都涌到了脸

上，可她还是默默地将手伸向了衬衫纽扣。

男人聚精会神地开着车，目不斜视。似乎这个羞涩地解着罗衫，一点点暴露着性感肉体的漂亮女人远没有前方漆黑冰冷的道路让他动心。

衬衫解开了。女人浑圆的肩膀，雪白的小腹展现了出来，还有被胸罩遮盖的若隐若现的乳房。但当手触摸到胸罩的时候，女人却停住了，手也在轻轻地颤抖着。

男人从后视镜里瞥了一眼女人，她正咬着嘴唇，似乎在抵抗着内心的羞辱。

“快点脱。”男人不耐烦的口气，像是训斥手中的玩偶。

随着男人的这一声命令，女人羞辱地闭上了眼睛，同时胸罩也被解开了。

白皙的乳房一下子进了出来，女人禁不住赶快用手掩住了胸。因为随着汽车的行驶，丰满的乳房正晃动着。

“裙子也脱掉！”男人一边说着，一边将车缓缓停下，前方不远处隐约是一所别墅的大门。

女人“嗯”了一声，呼吸变得急促了，可两条大腿还是紧紧地夹着。手似乎要离开乳房，却又紧紧地攥住，白腻的乳肉从手指缝里溢出来都浑然不觉。

男人转过头来，盯着这个半裸的女人涨得通红的脸。

“怎么了？不想做了吗？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不过你就得不到那笔钱了。”

男人的声音柔和了一些，但在女人听起来却更加刺激着她的大脑。

“不要担心什么，这事情只是天知地知。你只是在今天晚上做一个下贱淫荡的女人，明天以后你又会是一个端庄的女人，温柔的妻子。”

说着，男人的手向女人伸过去。不过不是去抚摸女人洁白的身体，而是递过去一张卡。

“这里面有三十万块钱，加上以前给你的二十万块钱，将会让你清贫的生活改善很多，不是吗？你不是一直梦想过舒服的生活吗？这很简单，只要

今晚付出你的身体，你就会得到这么多的钱。”

卡在苏月眼前晃着，苏月紧紧盯着，觉得脸更加的火热，但却不是羞辱，而是兴奋所致，仿佛那张卡已经变成一叠叠钞票，挑逗地抽打着她的脸，将她的那张道德面具抽打下来。

攥着乳房的手慢慢松开了，慢慢滑向裙子的拉链，因为那张卡好像有魔力一样挑逗地指着她的下身，让她不由得脱下所有的衣服。

当女人的内裤也脱掉的时候，男人笑了：“身份证和结婚证都带了吧！”

“嗯。”苏月小心谨慎地回答。

“那就好，这是最主要的。喜欢的就是你这样的良家女子，也喜欢看你这样的良家女子赤裸着走进大门。”说完，男人冲着车门努了努嘴。

女人明白自己该做的事情，乖乖地下了车，赤裸着身体向别墅的大门走去，只是挎着一个包。

如果不是包里有结婚证，那么谁都会以为她是一个十足的妓女。而事实上，苏月此刻甚至连妓女的羞耻心都没有了，高跟皮鞋踩在路面上发出的声响好像变成了数钱的声音，甚至走路时乳房的每一下碰撞都会让数钱的声音更加响亮。

在她的脸上已经没了最初脱衣服时的害羞神情，她完全沉浸在了金钱带给她的兴奋之中。

这种兴奋的感觉在一个小时以后，当她躺到沐浴床上的时候还没有消失。

沐浴床既宽大又柔软，躺在上面格外舒服，更何况是被人服侍着。

——靠在枕头上的头部正被人轻柔地按摩着，她能感受到她的长发被温柔地梳理着，并且那双手在她的头发上涂抹着膏剂。

与此同时，沐浴床的八股温水也像亲吻一样爱抚着她的身体，冲洗着她的肌肤。

朦胧的惬意让她真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这份‘工作’真的不错，比想象中的要舒服很多。而且，甚至谈不上‘工作’，几乎成了一种享受了。”

苏月这么想着的时候，一双手已经慢慢抚上她的大腿，同时也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给你修剪一下体毛，不用担心的。”她没有睁开眼，但却随着那双手分开了大腿。

刚才，她的腋毛已经被精心修剪过了，那时候她曾有些许不适，因为她虽然常常修理体毛，但大都是自己动手。即便是在美容院被别人修剪也和此刻不一样，毕竟现在是赤身裸体的样子。这让她紧张之余还升起很多羞辱的感觉。

她不由得想起，前几天她还在犹豫是否来做女体盛，她每每一想起赤身裸体地呈现在男人面前，身上铺着菜肴被男人品尝的场面就禁不住面红耳赤。

但对方的条件实在是诱惑力太大了，她虽然犹豫，甚至觉得羞辱，但最终还是答应了。

只要能赚到钱，和男人睡觉都无所谓，更何况做女体盛呢？

想到这里，她又微微地笑了。感觉身体也格外地舒服。因为这时，她的下体已经被修剪干净，正被海绵轻柔地擦着。

擦过下体以后，那块海绵开始擦向她的全身，细腻地摩擦着，同时还伴着泡沫的声响。不过在苏月听来，这泡沫的劈啪声，竟像是数钱的声音。

她舒服地享受着，不单单是心理上，还有身体上。

——此时，身体已经被擦拭一遍，沐浴床上的八道热水孔正喷出微烫的水流冲向她身体的各个角度，既有些微微的痛又充满着舒畅。苏月觉得浑身的毛孔都兴奋地张开了。

当她正陶醉在这感觉之中时，热水停止了，紧随着的是冰冷的水流。

白皙的身体在这冷热交替之中突然打了几个寒战，苏月也知道，她就要被用作女体盛，迎接“上菜”了。

苏月默默地从沐浴床上下来，身旁的人将她身上擦拭干净，然后推开

门走了出去。

她孤零零地站在浴室的地上，忽然感觉身体渐渐冰凉，心底竟涌起了一阵不安的感觉。

没过多久，一张豪华的餐桌被推了进来，餐桌上铺着彩绸和鲜花。

苏月又看了一眼这间宽大豪华的浴室，好想再重新洗一次澡，哪怕多停留几分钟。不过她面前的这张餐桌和侍者的眼神告诉她，是该躺上去的时候了。

餐桌是可以推动的，苏月躺上去以后，餐桌便缓缓地移动了。

出了浴室就是一道长长的走廊，两旁深棕色的墙壁在暗色壁灯的光晕中拉长了许多，一直延伸到视线的尽头，远远地和泛着青色的地砖融在一起。

墙壁两旁悬挂着叫不上名字的油画，有风景的，也有人物的，但都匆匆从她眼前滑过，她来不及细看，只是隐约觉得那些画里面的人物都似乎冲着她古怪地笑着，又都像告别一般慢慢地远离着她的身体。

当那些油画里的笑容彻底从她视野里消失的时候，她被推进了一间房间。

苏月不知道这间房有多大，但知道有多高，因为作为表演女体盛的艺妓，她不能随意转动头部，她所能看到的只是她的头部的上方。

这房间大概有四米高。每次在训练时她就常常盯着房间里的天棚。房间内光线很亮，以至于她头顶上那硕大的豪华吊灯发出的光亮都显得不是那么耀眼。但那亮度也足以炫得她闭上了眼睛。

几乎同时，传来了脚步声。

脚步声很轻柔，在她身边消失了，苏月突然感到脸涨热起来。

有人在触摸她的身体。

很热的手掌，轻轻地划过她的乳房、小腹、大腿，偶尔揉捏几下，似乎在感觉她皮肤的弹性。她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

“不错，可以上菜了。”

苏月松了一口气。

但马上就有另一个声音在她耳边响起，不过这次是个女性温柔的声音：“请将头稍微抬一下。”苏月睁开眼睛，眼前出现了一个美丽的女侍者，正微笑着看她。

苏月微微抬起头，女侍者伸出手，将她的长发轻轻盘出，用梳子梳理完毕后熟练地抖动两下手臂，苏月的长发就如同墨色的扇面一样铺开在头的两侧。

“头不要再动了。”女侍者柔声说完以后，从旁边的盘子里拿出四朵淡黄颜色的花朵缀在头发中。而后又从盘子里拿出两片树叶，轻巧地搭在了苏月的阴部。

接着，苏月闻到了寿司的香味。在以前的训练中，她也曾闻到过，但这次闻到的更是鲜美。无疑是刚刚做好的，十分考究的寿司。而且这次的腥味很大，苏月在训练的时候知道，日本寿司多用马林鱼、鲑鱼、鲔鱼、鳗鱼、八带鱼、鱿鱼、扇贝、蛤仔等生猛海鲜制成，腥味极大，这次的寿司里面那些海鲜的成分一定更多。

女侍者敏捷而熟练地在苏月的胸部摆放着裱花奶油蛋糕，好像给乳房套上了美丽的文胸，但却露着鲜红的乳头。

接下来，女侍者用专用夹子分别取出各种寿司，按照相应的位置依次摆放着。

她一边摆一边说着：“这是根据每种寿司的滋补作用摆放在女体盛身体的特定部位的：这是蛙鱼，能给人以力量，所以放在心脏部；这是旗鱼，有助消化，放在腹部；扇贝和鲤鱼能增强性能力，所以……”

苏月知道这不是对她说的，而是在给在座的那个男人介绍。

果然，她听到了身旁男人的赞叹声。

随着这些赞叹声传进耳朵，苏月心里萌生出一丝悲哀——自己终于成为真正的女体盛的器皿了。

灯光缓缓变暗，继而是斑斓的色彩映照在她的视野范围内。苏月这才

觉得身体上的布置已经结束。

音乐声也在这个时候响起。

她很奇怪，那音乐声并不是她所熟悉的现代音乐，而是古香古色的音乐。以她的欣赏能力，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古曲，只是觉得心旷神怡，竟有陶醉的感觉。她看着天棚上若隐若现的影子，觉得那似乎是几个身着古代衣衫的舞女在翩翩起舞。

那个男人也没有像她所想的，用筷子故意挑逗她身体的敏感部位，反而显得彬彬有礼。苏月于是慢慢地放轻松了，甚至不觉得身体僵直，反而感觉很舒畅。

.....

直到又被推出房间，苏月还在留恋这种美好的感觉。

二

电话铃声响起来的时候，简洁正沉浸在梦乡之中，刺耳的铃声响了好几下她才不情愿地伸出手，将枕旁的手机拿起来。

这个美丽的重案三组副组长昨天晚上才刚刚从外地办案回来，将近一个月的奔波之后，第一个舒服的睡眠让她难以睁开眼睛。

昨晚她比平时睡得晚很多，洗澡、洗衣服忙了好几个小时。这次外出办案是临时决定的，当时匆忙出发的时候也没时间带随身的衣服。熬了这一个月后，不将这些脏兮兮的衣服洗干净她恐怕做梦还会在外地办案。

昨天她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向重案三组的队长刘世明请了一天假，周一再回警局报到，所以满以为这个周日能睡个懒觉的。

“谁啊？”简洁含糊地问着，同时努力睁着惺忪的睡眠。

“是我。”电话里传出徐爱军急切的声音。

简洁立刻睁开了眼睛。

徐爱军这么早就打来电话，一定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

她看了一眼窗户，卧室的窗帘透着淡淡的晨光，感觉不过是早上四五点钟光景。

“是不是有情况了？”

“是的，花园街大成街街口发现女尸。”

简洁顿时睡意全无：“明白，十五分钟以后见。”

花园街曾经是一条很美丽的街道。

长约两千米，路边种着丁香树，每年春天丁香花开的时候，整条街香气袭人。不过，人们无论生活还是工作，还是都喜欢奔向都市里繁华的角落，像花园街这样位于近郊的街道，虽然美丽，但却没有灯红酒绿，也就越来越冷清了。

不过，在这个清晨，花园街和大成街的交口却聚满了人群。

虽然拉起了警戒线，但周围好奇的围观者还是试图再往里多探几步。

也难怪，一般的杀人陈尸现场不是在室内就是在荒郊野外，普通人很少有机会看到。如今看到这等情景，足以当作热门话题谈论上一周半月。

简洁挤进去以后一眼就看到了徐爱军，只见他正面色凝重地注视着下前方。脸色不光是凝重，而且还带着不解的神色。

在他身后，几名刑警和一名法医，自然地围成了一个小圈子。尸体应该正在被检查。

“什么时候发现尸体的？”简洁离徐爱军还有几步远，就急切地问道。

“早上一个环卫工人发现的尸体。可是她没有电话，而这条破街上也没有公用电话。直到大约五点半的时候，有晨练的人路过，她向晨练的人借了电话以后才报警的。等我们赶来时，这里已经围了一大群人。尸体倒是没有动过，不过现场已经破坏，足迹肯定是提取不出来了。”

徐爱军扼要地讲述了一下情况，顾不上和简洁说别的，虽然他们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见面了。

徐爱军说话间，简洁已经走到女尸跟前，一眼扫过去，不禁倒吸了一口

凉气。

女尸竟然没有脸！

——从额头到脖颈一片血肉模糊，眼球、鼻子、嘴唇、耳朵等等这些面部组织全都融在黑褐色的血污当中，甚至都看得见裸露的面骨。

“脸上没有发现切割伤、撕裂伤，初步判断是硫酸毁容。”法医在一旁告诉简洁。

简洁点着头，却眉头紧锁。凭长期办案的经验，从外观上简洁也可以判断出是这个原因，但她仍盯着不放。她还没见过如此严重的毁容，而且毁容的范围完全集中在面部，女尸其他的部位一点都没有被喷溅到硫酸。

“看来应该是死后被毁容。如果是生前被泼上硫酸，肯定会有挣扎和躲闪，那么就会溅到身体其他的部位，边缘也会出现不规整的烧伤痕迹。而现在脸部的毁容范围很规整。”

简洁清楚地分析着，但眉头仍然紧锁，因为女尸的身体更让她疑惑。

——女尸不是蓬头垢面，头发梳理得很整齐，还扎了一条绿头巾。女尸不是裸体，还穿着衣服。衣服也不是凌乱不堪的，而是装束齐整。衣服更不是寻常的衣服，不仅衣服美丽，而且那式样很像是古代的服饰。

“你看这个是打扮古代女人的装束吗？”徐爱军问简洁。关于服饰的问题，问女人是最对路的。

简洁盯了许久才开口：“至少我在大街上没见到哪个女人穿这样的衣服。只是在古装电视剧里才看到过。真是奇怪，这女尸怎么这副打扮呢？”

“看来，我们又得找这方面的专家来鉴定了。”徐爱军在简洁身旁说道。

简洁一下子明白为什么徐爱军急着叫她过来了。

这个专家无疑由简洁去联系最合适不过。

——她的好友，女性学专家，余笑予。

是啊，这一个月没有见到教授了，她心中也着实挂念。想到这，简洁点了下头，对徐爱军说：“先做现场勘察，这事情回去就准备。”

说完，简洁把注意力又投向了女尸。

女尸仰卧着躺在一个睡袋里面，此时，她身上穿着的“古代”衣服已经被解开，法医正在检查死者身体。

高耸的乳房、纤细的腰肢、浑圆的臀部、修长的大腿都显示出女人优美的身姿。而且都光滑完好，除了皮肤颜色惨白以外，没有被殴打的痕迹，更没有伤口。

抛去死者狰狞的面部不说，仅从女尸的这些身体形态来看，这个死者应该是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子。

简洁扫了一眼就把目光投向了别处，这些身体特征吸引不了简洁太多的注意力。吸引她的是女尸的胳膊和大腿根。

女尸的双臂肘弯和大腿的股动脉处被利器划开了深深的刀口，伤口上是浓浓的乌黑色的血凝块。

“初步看，死者的死因应该是急性大量出血引起的出血性休克。”法医指着这四处伤口对简洁和徐爱军说。

简洁蹲下，抬起女尸的胳膊和大腿摇动了几下，感觉尸体已经僵硬，上肢和下肢的关节也都收缩固定了。不过相比而言，下肢还稍微柔软一些。

作为多年的老刑警，简洁早已掌握了很多法医学的知识。看尸体现在的体表情况，已经处在了尸僵的阶段。

简洁看了一下手表，时间正是早上六点。她在内心里盘算了一下时间。因为从尸僵的时间上来看，上肢出现尸僵一般是人死后的五六个小时，而下肢出现尸僵是七八个小时。从这点来看，死者的死亡时间应该在昨晚十一点左右。

看完了这些，简洁侧过脸问法医：“尸体正面的检查都结束了吗？”

法医点点头。

待其他刑警的拍照和其余工作都结束了以后，简洁几个人又协力将女尸翻转过去。

女尸背面没有丝毫伤口。

只是在两个肩膀处以及小腿肚子上有明显的压迫后的痕迹。

此外，在尸体的背部、腰部和臀部还有淡粉色的小点。

简洁仔细地看了半天，然后转头问法医：“我怎么觉得这些尸斑有些古怪呢？”

法医看了简洁一眼，笑道：“你的眼睛真是越来越毒了，别是要抢我的饭碗呵。”

简洁说得没错，这些淡粉色的小点正是尸斑。

尸斑的出现是死亡的确证之一，也就是说尸斑是较早出现的死亡征象。尸斑其实是血液坠积的表现，人死以后，血液循环停止，血管内的血液因为缺乏动力，又因本身的重力作用而下沉，坠积于尸体的低下部位，致使低下部位的血管扩张，充满血液，透过皮肤呈现紫红色的瘀痕。起初为云雾状、条块状，逐渐融合成片状。

但尸斑的出现和分布是有规律的。它都分布在体表和内脏的低下的部位。如尸体处于仰卧位时，尸斑见于枕部、颈部、背部、腰部、臀部和四肢的背侧面。若尸体成俯卧位时，则见于颜面、胸、腹部及四肢前侧。

简洁脑海里回想着这些尸斑的知识，目光投向法医。

“这些尸斑是挺古怪的。出现的位置倒是对，但是颜色和形状却……”法医说着，也不禁暗自摇头。

法医又仔细检查了一遍，才慎重地再开口道：“尸斑一般在人死亡以后2至4小时就会出现。从这具尸体的僵硬程度上来看，被害人大约死了七八个小时。按照这个时间来推算的话，出现的尸斑颜色应该比这个重，而且融合面积要大。可现在的尸斑，看起来只是形成了两个小时的样子。”

“那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的呢？”简洁发问。

“一般来说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尸体被挪动过。从死亡的时间来看，还不到十二个小时，在十二个小时以内出现的尸斑称之为‘坠积期尸斑’。在这期间如果翻动尸体，那么原有的尸斑就会消失，转而会在新的低下部位形成尸斑。”